



詩古微序

無獨是之見者。不可與治經。蔽於所不見也。衆喙若雷。此  
挽彼推。頽靡而已。守獨是之見者。不可與治經。蔽於其所  
見也。盛氣所鑠。不顧迂錯。虛詭而已。魏子默深之治詩也。  
鈇割數千年來相傳之篇第。掊擊若干年來株守之序箋。  
無獨是之見者。然乎。然而其所鈇割者。所掊擊者。質之以  
傳記。平之以經文。比窾別腠。左右交會。其綜之也。博。其擇  
之也。卓。其會之也。密。其斷之也。愨。守獨是之見者。然乎。今  
夫治經者。求其通而已耳。五經大道也。說之者迷而之岐。  
後來者覺之。乃因岐而更求諸岐。則康莊豈可得而達哉。

經之每有不可通也。昧者不知也。或既知之矣。而強者則執一端而彊通之。弱者則并大體而姑置之。強通者益其塞也。姑置之是不求通也。能求諸大體。得其統宗。隨而理之。遂無一端之不順。又其所言者。皆古之言。所心者。皆經之心。疏之。淪之。尋乎理之自然。而不以己與焉。自漢以來之治詩者。未有如默深者也。榛荆灌莽之蹊。一旦挈而還之。康莊。其爲樂孰大於是。兆洛亦頗懷獨是之見者。而學不足以濟之。惟欣欣然樂聞君子之緒論。以自証。如張皋文之於虞氏易。劉申受之於公羊春秋。私竊服膺。奉爲治經法。然妄意此二經者。自有義類。雖經倣擾。不難尋求。惟

詩與書體既泛濫。去聖滋遠。迷謬日久。恐遂無能通之者。乃不意又得默深之治詩。嗚呼。吾烏知夫好學深思之士。不復有風雨閉戶。覃精殫神以求通於書者乎。安得當吾世而并見之也。武進李兆洛序。

御纂詩義折衷。周雅文王。上率也。天下之率在國。國之率在君。君之率在身。格物致知。正誠意。皆所以修身也。窮究好速。惟取其德則貞淫。亦而好惡之源。清格致之要道也。寤寐思服。不慕其色。則物欲戾而出。獨之終。謹誠正之實功也。琴瑟友之。衽席之上。德業相資。而天命常行。此修身以齊其家。鐘鼓樂之。化起宮闈。達于朝。而大以奉神。天之後。而理万物。宜以看家。以治其國。而天下之平也。是則雅一。禮具。大學一條目矣。

陸氏德明曰。孔子刑錄周詩。上並商頌。以授子夏。子夏遂作序。子夏曰。毛公口以相傳。未有章句。戰國之世。志任武力。雅頌之聲。為鄭衛所亂。其廢絕。亦可知矣。迨秦焚書。而得全者。以其人所佩。編不字。在竹帛。故也。漢興。傳其有。四家。魯公中。公受詩于浮邱伯。為詠。故以其人。所佩。於。則。闕。不。信。号。曰。魯。詩。弟子。為。博士。以。十。餘。人。郎。中。令。王。臧。御。史。大。夫。趙。誦。臨。淮。大。守。孔。安。國。膠。西。內。史。周。霸。城。陽。內。史。夏。寬。東。海。大。守。魯。賜。長。沙。內。史。繆。生。膠。西。中。尉。徐。偃。膠。東。內。史。瀾。門。慶。忌。皆。中。公。弟。子。也。申。公。本。以。請。春。秋。授。瑕。丘。江。公。終。傳。心。往。來。

言一衍  
最盛魯許生免中徐公皆守學及授丞相常矣受詩于江公及許生信子少翁又王式受詩于免中徐公及許生以授張生長安及唐長孫賓褚少孫張生兄子游

詩古微目錄

邵陽魏源默深著

卷之上

正始篇上

正始篇下

詩樂篇一

詩樂篇二

詩樂篇三

詩樂篇四

三家發凡上

三家發凡中

三家發凡下

毛詩明義一

毛詩明義二

毛詩明義三

毛詩明義四

毛詩明義五

卷之下

三家發微上

三家發微中

三家發微下

齊魯詩發微合篇

魯詩發微上

魯詩發微下

韓詩發微上

韓詩發微下

三家通義

三家同義

三家異義

集傳初義



詩古微卷之上

正始篇上

周禮太師以六詩教國子。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而六義興焉。其體宏用博矣。自漢人以四始之說。婉之後。人皆據司馬遷關雎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之語爲口實。嗚呼。何書不有發端。體例奚關大義。而千年來相耳以熟。未有憤悱求通者何哉。蓋嘗深求其故。而知其皆三篇連奏。皆上下通用之詩。皆周公述文王之德。皆夫子所特定。義至深。道至大也。曷言皆三篇連奏也。古者樂章。每奏一詩爲一終。而

樂必三終。從無專篇獨用之例。故儀禮歌闕睢。則必連葛覃卷耳而歌之。左傳國語歌鹿鳴之三。則固兼四牡皇皇者華而舉之。歌文王之三。則固兼大明緜而舉之。禮記每言升歌清廟。必言下管象舞。則亦連維天之命。維清而舉之。他若金奏肆夏之三。工歌蓼蕭之三。鵲巢之三。笙奏南陔之三。由庚之三。蓋凡正風正雅列在樂章者。罔非此例。而四始則又夫子自衛反魯正樂之時。特取周公述文德者各三篇。以冠於四部之首。固全詩之裘領。禮樂之綱紀也。史遷受魯詩。其義甚古。後人不察。而以遷說爲淺陋。則過矣。曷言乎皆周公述文王之德而作也。周南號爲風義。

固皆繫乎文王而非有天下之事。至關雎之爲周公作則亦徵諸世說謝征西答謝夫人之語。而葛覃卷耳從可知也。鹿鳴之三。鄭譜以爲文王詩。而四牡毛傳亦言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朝乎紂。故周公作樂以歌文王之道。爲後世法。孔疏謂毛傳舉中以明上下。則鹿鳴皇皇者華從可知也。大雅文王篇之爲周公作。見於呂覽及漢書翼奉傳之所引。世說荀慈明之所論。而季札觀樂之贊大雅直專歸于文王之德。則大明緜之同奏者尚有他義乎。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見于王褒之言。與夫尚書大傳之所載象舞之爲文王。見于季札之所歎。維清之即象舞。則亦

有小序及蔡邕獨斷之明文。而孔氏詩譜正義。又言文王之德。莫重于清廟。故爲頌首次。以維天之命者。言文王德與天同溢。周公收其道以制法。告太平於廟。盛之次也。是則升歌管象之詩。尚有疑義乎。至其施於禮樂而上下通用也。則以其聲中其德盛。其義閎深而無不存。故關雎之三。本后妃房中之歌。而鄉樂之亂。必及之。鹿鳴之三。本燕勞臣下之樂。而鄉飲酒禮及大學釋菜。亦歌之。則政自閨門行乎朝廷。而達乎鄉黨邦國矣。文王之三。所言皆王天下之事。而兩君相見亦用之。清廟之三。乃宗祀配帝之樂。而記言升歌清廟下管象者。一見於祭統之言大嘗禘。再

見於文王世子之言養老。三見于仲尼燕居之言大饗。兩君相見。四見于明堂位之祀周公廟。則政又本乎君親而洽乎上下通乎幽明矣。蓋文王我師。周公所自道。然其意以爲文王者。非獨吾子孫之師。亦天下百世人人所宜師也。人知文王之聖而不知其所以聖。知父者莫若子。故本其繼志述事之心。制爲禮樂。播諸天下。若曰吾父之化乎閨門者。固如此也。其親賢體下。極其誠敬者。固如是也。又精揭其配天無二之德。以告天下之爲人君者。若曰我周之所以王者。蓋非偶然也。若曰我文王之德。豈易以言語形容。而其可知者。則固有如斯爾。厥後嗣王怠政。則大臣

詠關雎以諷。上不好賢。則大夫絃鹿鳴以刺。其賦也亦必連三章同歌之。故晁說之謂三家詩以關雎三篇。鹿鳴三篇。皆爲康王刺詩。若曰爾祖文王之敬於家。孚於廟廷者。固如斯也。故四始者。周公達孝之極。思而仁至。義盡之作也。然六義之來已舊。故大師教六詩。已見於周禮。而四始則前此未聞。實剏于夫子。故匡衡習齊詩。而曰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張超習魯詩。而其賦云。深思古道。感彼關雎。孔氏大之。列冠篇首。而韓外傳。且有子夏問孔子關雎何。以爲風始之言。是則聖志特剏。三家同詞。而國語稱正考父校商頌十二篇于周太師。以那爲首。可見發端託始。多

定於編詩之人。夫子之志亦詩人之志也。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又曰吾不復夢見周公。凡贊易修春秋定禮正樂罔不奉此意以周旋。而詩則始之以四始。終之以豳風魯頌。蓋欲學文王而不可得。則於周公制作中求之。欲行周公之道于東周而不可得。則寓之空文以垂來世云爾。此四始之義也。

世說謝征西侍謝太夫人從容稱關雎有不如忌之德。夫人問此詩誰人所作。曰周公作也。呂氏春秋曰周公作詩云。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文王之德。世說荀慈明曰。公旦文王之詩。不論堯舜之德。而頌文武者。親親之義也。漢書翼奉傳曰。周公作詩。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王褒傳曰。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尚書大傳曰。周公將作禮樂。先營洛以觀天下之心。曰示之以力。

役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合和四海而  
 致諸侯以奉祭祀太廟之中莫不馨折玉音金聲柔色  
 然後周公與升歌清廟而弦文武諸侯在廟中者及然  
 淵其志和其情愀然如復見文武之身焉 文王世子  
 明堂位皆曰升歌清廟下管象毛詩小序曰維清奏象  
 舞也 左傳季札見舞象箭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杜  
 預注曰文  
 王樂也



正始篇下

魯詩四始之說。既以樂章通之。然苟不知齊詩旁義。毛詩廣義。遂執魯詩一說以該之。猶將不閱不止也。不明關雎。專義以通之。亦不閱不止也。夫四始莫先關雎。亦莫難明於關雎。世儒因夫子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之語。遂以憂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而無傷善。附會之。世皆病其迂也。於是朱文公求之詩詞。而以二章分哀樂之旨。程大昌求之聲音。而謂一詩兼哀樂之聲。夫詩詞則輾轉反側。憂而非哀。且與所言先樂後哀次第不合。其以詩聲言者似矣。然第執一詩求之。則衷心感者其聲必噍以殺。樂心感者其